

## 编者按

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著作《牡丹亭》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戏码之一，如今，这部诞生于400余年前的传奇迎来当代创作者的最新演绎。据媒体报道，由昆曲名家单雯、张军携手演绎的“2022上海大剧院版昆曲——重逢《牡丹亭》”于今年8月10日至14日在上海大剧院献上世界首演，引发诸多戏迷的关注。

《牡丹亭》又名《还魂记》，讲述了杜丽娘于梦中生情继而病死还魂，和梦中的书生柳梦梅人鬼相恋，终于起死回生缔结姻缘的故事。作为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，《牡丹亭》从诞生之初便受到昆曲界广泛的喜爱，绵延至今，不仅成为各大昆剧团的保留剧目，甚至成为昆曲的代名词。

# “姹紫嫣红”《牡丹亭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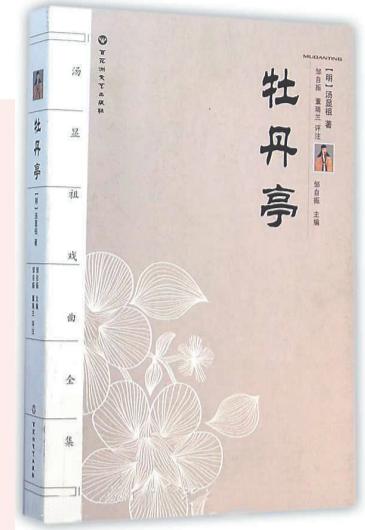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陈均



程砚秋和俞振飞拍的《牡丹亭》宣传照(1937年)。



梅兰芳演绎昆曲《牡丹亭》时的扮相。



《牡丹亭》。

## 《牡丹亭》为文学经典谱系

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云：“汤义仍《牡丹亭》一出，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，此断语为《牡丹亭》评论之经典。一则确立了《牡丹亭》在戏曲史上之位置，即上续《西厢记》，下接《红楼梦》之文学经典谱系；二则证实了《牡丹亭》彼时之影响，而确立后世评价《牡丹亭》之基调。

《牡丹亭》“题词”云：

天下女子有情，宁有如杜丽娘者乎！梦其人即病，病即弥连，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。死三年矣，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。如丽娘者，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梦中之情，何必非真，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？必因荐枕而成亲，待挂冠而为密者，皆形骸之论也。

传杜太守事者，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、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。予稍为更而演之。至于杜守收考柳生，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。

嗟夫，人世之事，非人世所可尽。自非通人，恒以理相格耳。第云理之所必无，安知情之所必有邪！

此段文字乃是汤显祖《牡丹亭》之题旨，即“情”与“理”之关系，在末代中后期的思想氛围里，汤显祖之思想趋于“异端”，如师从于罗汝芳，受高僧达观之影响，正是在这种争辩的语境里，汤显祖提出“情”之说，以对抗主流之理学。《牡丹亭》里，杜丽娘生死之间的“三生之情”，恰是汤显祖思想之塑造。此剧之蓝本，并非“题词”里所言之事迹，而可能来自话本，如《杜丽娘记》。然此话本其实是普通的才子佳人类型，虽有生死之转换，但并不胜奇。汤显祖利用其架构，加以改写，更增添其奇诡，从而造就一惊心动魄之传奇。

## 《牡丹亭》最初并非为昆曲而作

《牡丹亭》大约于万历二十六年写就，即开始流传。汤显祖本人就有“玉茗堂开春翠屏，新词传唱《牡丹亭》。伤心拍遍无人会，自掐檀痕教小伶。”其传播，至少有三大特点：其一，改本甚多，如吕玉绳、冯梦龙、沈璟、臧晋叔等，一般以为汤显祖之传奇，长处在文辞，而短处在音律，常有不合律之处。因此，在著名的沈璟、汤显祖之争

里，即有汤显祖之语“彼恶知曲意哉！余意所至，不妨拗断天下人嗓子”。究其因，或许是因为汤显祖之传奇原非为昆曲所作，后世推测应是海盐腔或宜黄腔，但随着昆曲影响的扩大，传奇的昆曲化程度愈深，因此以昆曲之格律视之，就多有不合律之处了。

其二，《牡丹亭》的传播，多是案头与家班，而较少在公共演出场合，如酬神或商业演出，这一点从明清时期的折子戏选本或曲选可见之。

其三，阅读《牡丹亭》之逸闻甚多，如俞二娘、商小玲之事，又如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》及《才子牡丹亭》，又如《疗妒羹·题曲》里的乔小青，都是耽读《牡丹亭》之实例。连《红楼梦》里，也有林黛玉听《惊梦》之“原来姹紫嫣红”之曲而神迷之描写。

## 汤显祖之“临川四梦”

近代以来，《牡丹亭》演出较多，如《游园惊梦》，几为昆曲之代名词，尤其是2004年起，白先勇策划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后巡演全国及海外，推动了昆曲之普及，并改变了昆曲观念。《牡丹亭》更是成为昆曲之代表了。如今国内七大昆剧团，大多可演《牡丹亭》本戏，2012年底，在北京，甚至还上演了一部大师版《牡丹亭》和七个昆曲院团齐演《牡丹亭》，一时蔚为壮观。各个昆剧院团都可演《牡丹亭》了，它的演出传统与传承，已成为现今昆曲传统的一部分。

其他与《牡丹亭》有相似情形的传奇，如汤显祖的另四部传奇《紫箫记》《紫钗记》《邯郸记》《南柯记》，又如李开先《宝剑记》等，皆是昆曲出现前后时期的传奇，本来最初并不用昆曲演唱。当昆曲流行后，其全本或某些折子，用昆曲敷演，并成为昆曲的重要剧目。

附言之，《紫箫记》为汤显祖所作第一部传奇，《紫钗记》为《紫箫记》之改写，与《牡丹亭》《邯郸记》《南柯记》合称“玉茗堂四梦”或“临川四梦”，王思任在《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》里评曰：“《邯郸》，仙也。《南柯》，佛也。《紫钗》，侠也。《牡丹亭》，情也。”其实，《紫钗记》与《牡丹亭》之“侠”与“情”，在儒家之范围，与《邯郸记》之“仙”（吕洞宾度化卢生，卢生在梦中度过了作为人的一生）。《南柯记》之“佛”（淳于棼至蚂蚁国，以蚂蚁之身经历人的生命）构成了明代士大夫的基本的思想世界，即儒道佛之世界。



《牡丹亭》剧照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